

聊斋闲品

## 红梅树下忆林逋

◆ 贺新花

春日暖阳静静地照在身上，倾洒在枝丫间，一朵朵红梅尽情绽放，千姿百态，惹人怜爱。站在梅花树下，我想起了被誉为“梅妻鹤子”的北宋隐逸诗人林逋。

了解林逋，因为他的咏梅诗：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”此诗一出，惊倒世人。据说辛弃疾甚至劝说友人，不必再写咏梅诗，他认为想要超越林逋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林逋的诗，多为即兴之作，随心而写，随手一丢，靠别人的捡拾收集流传下来300多首。他曾言，生不靠它出名，死后更不会靠它沾名钓誉，笔墨不过是在寄情言志之物，而非攀缘尘俗的阶梯。他的这番心境，恰似梅花的品质，我自开开落落，不因人赏而芬芳，不因人弃而凋零。

公元967年，林逋出生在浙江宁波奉化黄贤村的一个儒学世家，幼年丧父，自幼聪颖好学，后通晓经史百家。古人读书多为求取功名、光耀门楣，而林逋不然。40岁之前，他纵情山水，游历于江淮一带，其间沉浮冷暖，不得而知。40岁后，他回到杭州，结庐孤山，隐居为生，从此与红尘喧嚣作别，将余生托付给绿水青山。他曾言：“然吾志之所适，非室家也，非功名富贵也，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。”

曾记得去年夏天，漫步杭州西湖，不经意间，偶遇林逋的安息之处。据说这是大宋当朝皇帝宋仁宗敕葬于此，并赠赐谥号“和靖先生”。绿树丛中，坐落一座白墙灰瓦圆拱门的小院，踏着古朴的青砖，走入院内，高低错落的布局给人一种历史的沧桑与厚重感。只见高台之上，墓冢四周青草依依、绿树成荫。拾级而上，“林和靖处士之墓”字体斑驳，镌刻于石碑之上。墓地安卧处，背靠孤山，面朝湖水，与院外的放鹤亭相伴相依。

林逋是一位名震朝野的隐逸诗人，更是一位北宋奇人。在西湖孤山，他遍植梅树，饲养仙鹤，声称以梅为妻，以鹤为子，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。究竟他为什么会“以梅为妻，以鹤为子”，也许从他遗存的《相思令·吴山青》中可窥见一二。诗中写道：“吴山青，越山青，两岸青山相迎送，谁知离别情？君泪盈，妾泪盈，罗带同心结未成，江头潮已平。”除了这首诗，人们在他的墓中还发现了一件陪葬品，一只精致的玉簪。至此，后人推测，或许在他的心中，有一种刻骨铭心的“爱而不至”始终放在心头。

他的同乡，稍晚于林逋几十年的北宋科学家、政治家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有一篇笔记《林逋养鹤》，文中写到“逋高逸傲，多所学，唯不能棋”。林逋也承认自己不会下棋，还经常对别人说起，对此，他不讳言、不矫饰。可见，所谓的多才，也有自己的盲区；所谓的隐士，贵在清醒，贵在坦荡。

关于他的种种传说，充满诗意，给人无限美好的想象空间。生前隐逸，也许他自己也不曾想到，在千年之后，竟达到了归隐的最高境界。魏晋诗人王康琚诗言“大隐隐于市”，在著名的风景名胜区，在历史文化荟萃的地方，有那样一处清静之所，可以让人驻足，可以让人遐思。今忆林逋，我想，他留给后人的，不只是咏梅绝句与隐逸传说，更是一种淡泊的精神。他的存在，时时提醒生活在尘世中的人们，不忘于纷扰世间守一份宁静，于熙攘之中持一份高洁，于烟火人间存一份澄澈，如此，足矣。

知味

## 啖笋以留春天

◆ 周华诚

故乡浙西山中盛产竹笋，一场春雨，土地尽湿，山间竹林里冒出好多笋尖儿。嫩黄之色，肥憨之态，一根一根，挂着水珠儿。尚在黄泥中，笋末及露头者，益佳。人往山中竹园去，从黄泥上的蛛丝马迹，来辨识寻觅泥中之笋，真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。

竹笋的种类很多，叫法亦多，依时节呼如春笋、夏笋、冬笋、栽禾笋，依形态呼如毛笋、鞭笋、红壳笋、白壳笋，依生长之地呼如石笋、黄泥笋、茶园笋，依品种呼如雷竹笋、水竹笋、苦竹笋等。名目混乱，即便竹乡之人也不易分清。但由此也可以看出，竹笋一族，其员众多也。

晋代戴凯著有《竹谱》，当中记载很多不同品种的竹子，其笋大致分为冬笋、春笋、鞭笋三类，粗疏一些。宋代释赞宁，著有《笋谱》，居然录有各种名目之笋计90余种。历来家家有笋谱，我却不知笋有笋谱。读此一卷，爱不释手。

笋之味，冬笋在厚，春笋在鲜。食冬笋，宜大雪封山，围炉煮笋，大块的冬笋煮大块的咸肉，大碗喝杨梅烧酒。笋也厚，酒也厚，人也厚，小日子就富足。食春笋，则宜小炒，宜煮汤，宜赏春花，宜品新茶。故，笋也鲜，人也鲜，景也鲜，满眼都是清新。

杭州的菜到了春天，食材中多用竹笋，以其鲜也。杭州最有名的面“片儿川”，就是要用笋片来做浇头才正宗。然韶光易逝，春不常在，过了这个季节，笋就吃不上，那怎么办？只好用菰——即茭白来代替了。吃茭白浇头片儿川的时候，人就会异常敏感地想到，春去也，春去也。

春笋步鱼，也是杭州的名菜。步鱼，也就是鳊鱼，一种个子小小的鱼，通俗的叫法为土步鱼。以其个小，更是鲜美。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说：“杭州以土步鱼为上品……肉最松嫩，煎之、煮之、蒸之俱可，加腌荠菜作汤，作羹尤鲜。”但最鲜的做法，还是春笋步鱼。春笋与步鱼，都是春天的妙物。民国《萧山县志稿》记载，步鱼“出湘湖者为最，桃花水涨时尤美”。这样春和景明的时节，吃一道春笋步鱼，可不负春光。

切记，春笋烧步鱼不能放酱油。清汤白白，才与那烂漫的桃花、明净的湖光最是相宜。

杭州人还有一道家常菜，油焖春笋，就要用到酱油了——杭州人是怎么热爱春笋啊。把那春笋焯水之后，切滚刀块，用葱花爆锅，下笋块炒软，调进浓油赤酱红糖等调料，加盖焖上三五分钟，水烧干，笋油亮，即可出锅。

笋是素中之荤，可以素吃，也可以荤吃。油焖之法，是荤吃的性格，素吃，则杭州又有一道菜，曰手剥笋——其实简单，只是盐水煮笋。一盘子端上桌来，只是一根根带壳的细笋——盐水煮笋有什么吃头？吃的就是笋的本味。一枝细笋在手，剥而食之，鲜而脆嫩，自有一份甘香的本味。

宋人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写到，夏初竹笋盛时，扫枯旧竹叶，就在竹林边煨熟吃笋，其味甚鲜，曰“傍林鲜”。夏初时节，笋都快要落市了。知堂老人曾作《儿童杂事诗》，写下一项立夏习俗：“新装秤杆好称人，却喜今年重几斤。吃过一株健习笋，更加蹦蹦有精神。”不管是竹林边煨笋来吃，还是立夏要吃最后的一株健脚笋，大概，都可以算作南方人对春天的深情挽留吧。

文化人物

## 他用三种身份读懂一座城

◆ 石闯 古晨茜 谢曼怡

他曾是商海里的弄潮儿，如今是文脉里的摆渡人。

3月23日，一条喜讯传来——程韬光的代表作《登高》入选全国通用《大学语文》教材，与巴金、莫言作品节选同列其中。

商人、作家、学者，程韬光身上有多个头衔。他曾担任大型国企高管多年，也曾任郑州市文联副主席，兼任郑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，如今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、硕士生导师、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，兼职上海交通大学大学博士生导师。

从商时，他雷厉风行、古道热肠；落笔处，他以史料为骨、以诗心为魂。

40载深耕不辍，他如一位执着的打捞者，潜入浩瀚史海，梳理岁月脉络，还原鲜活人物，相继推出《诗仙李白》《诗圣杜甫》《碧霄一鹤——刘禹锡》《医圣张仲景》等力作，斩获杜甫文学奖、黄河戏剧文学奖等多项荣誉。由他策划创作的话剧《杜甫》更是走出国门，跨越语言与文化隔阂，让世界透过诗人目光，读懂中国文学的深厚底蕴。

## 身份跨界：三重视角读懂郑州

程韬光的人生轨迹与郑州深度交融、彼此成就。

他在这座城市深耕多年，曾任职大型国企高管，其间笔耕不辍、潜心创作，佳作累累；调任郑州市文联副主席后，他投身本土文化传播；2020年，他重返母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担任教授。三重身份转换，让他从不同维度触摸郑州这座城市，读懂了刻在郑州骨子里的“兼容并蓄”。

“这种跨界，其实是让我从3个不同‘窗口’——商业的窗口、文化的窗口、学术的窗口，重新看郑州、懂郑州，每个窗口都能看到这座城市不一样的肌理和温度。”程韬光如是说。

调任郑州市文联副主席后，文化视角让他读懂郑州延伸千年的文脉根基。“杜甫的行迹、商都的遗址、豫剧的唱腔，早已渗透到这座城市骨子里，成为独有的‘文化基因’。”这也让程韬光洞悉，郑州从来不只是快速发展的商业城市，更是沉淀了千年文脉的古城。

从书写《德化风云》展现郑州商业史，到深耕学界研究文化传播，程韬光心中郑州的核心底色从未改变：“不同的身份，让我从不同角度去触摸郑州，但最终都指向一个核心——它既能守住千年根脉，又能拥抱未来。”

## 城市画像：大唐诗魂铸就郑州的精神底色

程韬光曾书写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刘禹锡等多位与中原结缘的大唐诗人。在他心中，郑州的城市性格，正是大唐先贤精神的融合与延续。

“如果给郑州画个像，它应该是一位既有厚重底蕴，又有鲜活气息的‘中原儒者’——既有杜甫‘忧国忧民’的沉郁底色，又有白居易‘务实亲民’的温润气质，还藏着刘禹锡‘乐观坚韧’的韧性。”

这份性格，藏着对文化根脉的坚守，恰似杜甫“致君尧舜上”的理想，筑牢城市精神根基。

这份性格，融着对民生烟火的珍视，与白居易的民生情怀遥相呼应。作为商都，郑州的商业基因延续3000余年，古代商路驼铃声与现代“米”字形高铁轰鸣声交织回响，“以商惠民”的智慧让城市始终扎根市井，贴合百姓需求。

这份性格，藏着时代前行的韧性，宛若刘禹锡“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尽狂沙始到金”的坚守。他表示：“这些跨越千年的精神共鸣，不仅是郑州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更融入了城市性格，让郑州在时代浪潮中，既守住了文化根脉的温度，又迸发着创新发展的强劲动力。”

## 文化活化：让传统文化更有“烟火气”

“正是郑州这种‘接地气又有深度’的气质，让我更坚定地想通过文字和行动，把郑州的文化故事讲给更多人听。”作为传统文化研究与传播的实践者，程韬光始终致力于让郑州传统文化从“殿堂”走进“烟火气”，从“仪式”融入“日常”。与杜甫相关的文化创作与传承，成为这一路径的生动缩影。

撰写《诗圣杜甫》时，他结合郑州市井的场景，忠实还原杜甫作为普通人的平凡一

面。“杜甫本来就是土生土长的郑州人。他在郑州街头见过的春韭、尝过的黄粟，以及对底层百姓的那份共情，都让他‘忧国忧民’的情怀有了更真实、更鲜活的生活底色。”

谈及杜甫文化传承，他直言核心是抓住“全民参与”和“时代共鸣”。“首先，得让杜甫从遥远的‘经典符号’变成大家触手可及的‘生活伙伴’。”郑州第八届杜甫国际诗歌周联动12项群众文化活动、巩义学校的杜甫诵读大赛，这些鲜活的活动，都能让当代人产生深刻的情感共鸣。“同时，用好现代传播手段是关键。”

看到新媒体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强大号召力，他提议推出“杜甫数字地图”，用AR技术复原杜甫的创作场景，市民扫码就能跟着杜甫游郑州，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杜甫。

“更重要的是，调动年轻人的参与热情，让老诗句在新时代表发生机。”程韬光建议举办“杜甫创意改编大赛”，鼓励年轻人用短视频、漫画、原创歌曲等多种形式解读杜甫；同时将杜甫文化融入城市的方方面面，“在公园摆上杜甫诗刻，在地铁车厢里循环播放杜甫朗诵，让市民在日常生活中，不经意间就能和杜甫相遇。”

在他看来，传承杜甫文化，从来不只是读他的诗，更要传承他“忧国忧民、心怀天下”的精神，“让这份精神成为推动郑州发展、滋养市民心灵的重要力量”。

杜甫文化的传播，只是程韬光活化传统文化的一个切面。而将黄帝故里拜祖大典、商都遗址文化、唐诗文化深度融合，形成传播合力，则是他更深层次的探索。

## 深耕不辍：双向的滋养与唤醒

兼顾教学、创作与文化传播，程韬光却能将三者平衡得恰到好处。在他看来，这三者并非相互割裂，而应相互滋养、相辅相成，形成良性的发展循环。

“学术为创作提供史料支撑，创作作为传播赋予温度厚度，传播的反馈又修正教学和创作的方向。”课堂上，学生们的新鲜视角常为他打开新的创作思路；写作时，他会将讲座中听众的真实感悟融入文字，让作品更有共情

灯下漫笔

## 我从三苏祠走过

◆ 涂俊宏

一大片粉白色的牡丹盛开在三苏祠的两扇木门前，一个青年男子勒马驻足，面对牡丹吟诵，清风掀起他的青衫，衣袂翩翩……这是5岁时我做的一个梦，梦中的青年便是自从我有记忆起，父亲就开始对我讲述的苏东坡。

昏暗的油灯下，父亲爱坐在书桌前给我和弟弟讲故事，除了《三侠五义》，他给我们讲的最多的便是苏东坡：苏东坡和妹妹苏小妹比才学，与弟弟苏辙进京赶考，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斗智斗勇，苏东坡仕途“倒”了之后的艰辛生活，去世后为何葬到我们这个小不起眼的小地方，苏坟园子里的柏树为何都朝着一个方向倾斜，苏坟里埋的都有谁，坟里的机关如何如何……这些传说被父亲讲得活灵活现，我们听得如痴如醉。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神奇地生根发芽，我竟不止一次在梦中见到东坡先生。

真实的具象出现在我6岁那年。我至今清晰地记得，那一天，我和全村的男女老少一起，争先恐后朝三苏坟跑去，半路跑不动了，父亲便背起我继续跑。到了三苏坟，远远就看到数不清的人，大家你拥我挤地看一样东西。待我终于挤到跟前，眼前矗立着一尊巨大的雕像，父亲告诉我，这就是苏东坡！我对东坡先生所有的好奇便在那一刻有了更清晰更真实的存在感。

梦里、故事里都是苏东坡，当真正见到他的雕像时，却是既熟悉又陌生。只见他穿着宽大的袍子，巍巍地站立着。宽大的袖子松松地垂着，右手掩盖在衣服的皱褶里，左手握着书卷，淡然地面向西南望去。他的脸上没有悲喜哀乐，那顶我看不懂的帽子，无法猜测是为了防暑还是御寒，或者是一种官帽。他到底有多少故事值得这么多人来看他，还是个雕像。在我小小的头脑里，藏着无数的好奇与疑问。

那一天，我从围观的人群中听到很多对东坡先生的谈论。有人说，他之所以要埋在这儿，是因为这里地势好，背靠莲花山，像他家乡的小峨眉；有人说，他可是大文豪，埋在苏坟这里真是当地的骄傲，也是我们周围百姓的荣光。听着大人们谈论，我陷入无尽的猜想中，更想了解心中的一个个疑问。但终归年龄太小，知识有限，身边了解这些历史的人也不多，这些疑问便在岁月中渐渐被抹平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每次去外婆家路过三苏祠，我都会骑一骑神道上的石羊石马，搂一搂粗壮茂盛的大柏树，心中便生出一种无比清爽的感慨。

上初中后，三苏祠更是我上学必经之地，我经常像以前那样驻足、停留，有时还迈进小小的木门里，走近东坡先生的栖息地。

当走进木门里面，那句“是处青山可埋骨，他年夜雨独伤神”的伤感和悲凉让整个园子显得格外清幽。这时的三苏祠是那朴素、安静、3个大大的坟茔前只有青砖、青石、几株稀疏的幼竹、土路和两边的青苔，这一切在高大的侧柏下显得简陋、荒凉。风声掠过柏枝搭起的帐篷似微微荡漾，不由让人想到那首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中的荡气回肠和悲壮。也许正是如此清幽的院子，才与东坡先生那波澜不惊的心性相吻合。就像他写的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东坡先生就静静地在这座



月出惊山鸟(国画)

孟建超

荐书架

## 《龙台乘风》：书写洗尽铅华的乡土深情

◆ 高春民

洛阳作家冯清利的散文集《龙台乘风》，最近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这本散文集最动人的底色，便是那股挥之不去的“烟火气”。作者将笔深深扎进泥土的肌理，写故乡的蔷薇，写宋家沟的菊海，写花果山的祥云，笔触所及皆是熟悉的乡景、乡事、乡人。譬如他写宋家沟的菊花，不仅绘其“漫野金黄尽染田畴”的壮阔，更关注“合作社+基地+农户”模式下的产业升级，让金黄菊海与凌晨菊韵相映成趣，经济脉动与文化根脉同频共振。该书让我们看到：最好的写作，源于生活的肌理，忠于本心的澄澈。

冯清利的语言有种“言近旨远”精妙，文字朴素，意味却极其绵长。没有某些散文常见的欧化句式或堆砌辞藻，而是大量使用短句、口语，呈现出洗尽铅华后的本色。更值得称道的是他的白描功夫。他写《满门春色》中贴春联的细微场景，从“换贴反了的春联”这件小事里，品出“孝顺贵在顺其心”的人生通透。他的语言是及物的，每一个词都能在生活里找到对应的实物；他的叙述是诚恳的，从不虚张声势，却在平静的水下暗藏深流。

冯清利的散文虽然写的是乡土人事，却始终氤氲着一层诗意的光泽。散文易写难工，最难调和的便是情与理的分寸、叙与悟的尺度。他却总能在“记叙”与“感悟”之间找到美妙的平衡。他的诗化表达从不刻意呈现，而是在平实的记叙中悄然流露。正是这种朴素，成就了真正的诗意——以赤子真诚为骨，以乡土深情为肉，以岁月凝萃为魂，让每一篇文章都拥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与眺望远方的诗意。

简陋的园子里度过一个春夏秋冬，从宋朝走到了现在，也将从现在走向将来。

青砖水泥砌的院墙，院墙上用灰蓝色的砖瓦盖顶，经风沐雨，黑苔斑斑。纵使有如此遮拦，仍挡不住顽皮的孩子翻墙越顶跳进三苏祠里玩。他们在园里随意乱跑，爬高高的柏树，也摸坟前的香炉，还会把供在香案上的供品吃掉。但从没听说哪个孩子因为对东坡先生的不敬而受到先生的“惩罚”。所以，我心中更认定东坡先生不仅慈祥、大度，还是爱孩子的人。

在我心中，东坡先生善良直爽、爱打抱不平，他总是把最软的心给了老百姓，把最暖的爱给了底层。不然，他发现好友王友道好女色，便不会写词调侃。一句“风流何似道家纯”搞得王友道下不来台。相传还有一次，苏东坡做微服私访时，遇到有位乡绅正在办寿宴，他受邀进门后，与邻桌的两个在当地有名的恶霸杨贵和王笔斗起诗来，就想好好地戏弄那二人一番。王笔说：“一个脖子两个月，一样颜色霜和雪。不知哪个月下雪，不知哪个月下雪？”杨贵也写了一首：“一个吕字两个口，一样颜色茶和酒。不知哪张口喝茶，不知哪张口喝酒？”

两个人的诗，看上去很高明，其实是炫技。东坡先生听完微微一笑，挥笔写下了：“一个二字两个一，一样颜色龟和鳖。不知哪一个是龟，哪一个是鳖？”不动声色地把二人骂了。那两人气得面红耳赤，却又无力反驳。这些虽然是民间传说，但也说明了在老百姓眼里，东坡先生始终具有正直善良的心性品格。

后来，在外地求学时，无论谁问起我来自哪里，我总会自豪地说：“郟县三苏祠。”并告诉他们，那里埋葬着宋代一门三个大文豪。

随着年龄和见识的增长，东坡先生成了我生活中和学习中必然要记起的一个。我读着他的诗词长大，也终将走向年老，但他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的哲理，仍在他的生命中不断地发酵，终究不断提高自己分辨事物的能力。他把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的心愿从宋代祝福到现在，我也一次次题写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”与友人共勉。

三苏坟是东坡先生的安榻之处，它为一个村庄赋予了响当当的名字，而我的故乡“莲花山”也因此变得清幽而悠长。

千年后的今天，我从三苏祠走过，每个脚印都与东坡先生息息相关。我时常想从先生的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，走近东坡先生的身影，却又笑自己过于自大。但能勉强扯到一起的或许是那颗悲悯苍生的心，这也是先生给我的影响。

经过几十年薪火相传，三苏祠如今越来越有规模，在原有的坟院、广庆寺、东坡塑像基础上又进行了修缮与完善，增加了热闹东坡湖、迷宫、广场、竹林，还有蔚为壮观的东坡碑林等。广庆寺的古钟还在，暮鼓也在，那个驮着碑石的乌龟也挣扎了五千年。不知它们经历过多少风雨洗礼，但在自己的人生路途上，不管走到哪里，心中始终记着东坡先生写在诗词里的那些话。